

---

THE YOUNG  
ACADEMICS  
SERIES

---

新学院精神系列

**BAI XIAOGANG**

白晓刚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间美术馆

THE YOUNG ACADEMICS SERIES

新学院精神系列

BAI XIAOGANG

白晓刚

## 总序

《新学院精神系列》汇集的是这样一批作者，他们在世纪之交的年代里陆续毕业，陆续开始在高等美术院校任教，年龄三十出头，艺术理想之火在胸中燃得正盛，现实环境的打击也已经反复领教。日常教学由于扩招而变得日趋艰辛，不断强化的行政管理也变成官场的文牍。失去学术的学术单位，失去灵魂的艺术操作，这是他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他们也会感慨自己是人微言轻无力回天，他们也会叹息自己曾经付出的心血无人理睬，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不会放弃，也正是他们，将以自己的作品，以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成果诠释今天的新的学院精神。

学院，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波伦亚学院算起，或者从清末民初举办新学的中国时间表算起，都曾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了，或者说学院精神应该是久已有之了。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与欧美大不相同。

如果，我们把学院精神定位为一种追求真理的态度，唯真理是从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学院精神理解为一种崇尚思想自由的精神，理解为一种无条件地质疑成见，无条件地向权威发问，无止境地推进思想，永远不承认终极结论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学院精神还在萌生破土的早期阶段。艺术教学，本应是特别珍视自由思想，特别爱惜独立人格，但是恭维权贵的封建陋习，推崇体制的思维定势恰恰在压抑学院精神。如果说，一般的学院精神尚且处于早期阶段，那么，新的学院精神更加举步维艰。所以，我们特别看重前述的这批作者，所有爱学院精神的人们，所有爱文明、爱科学精神的人们，都将特别地看重这批作者，因为，在经济起飞后的中国，正是这批年轻的作者们置身于中国发展的焦点光圈之内，正是他们将会把中国的学院、中国的艺术教育真正带进现代文明。

戴士和  
2006年9月

## 欣然的期待……

### ——白晓刚画展画集序

从附中到美院，读完本科考研究生，考到第三次，又读了三年——在我门下，他消磨了九年学艺的光阴！我不敢自诩是位好教师，却不可不说他是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一个可以称道的好学生。他因此毕业被留校，留在壁画系转换身份成了我的同事——相得、相识、相看两不厌，一往十年，不仅源于我对他阳光一般的性情和他为人做事品性的器重，同样也源于我对他艺术才能能不断引发我更多期待的欣慰——白晓刚定是一位前景可观的好画家。

在我执教生涯中，白晓刚或许是在学习期间，参加由我指导的大型壁画实践最多次的学生，既有机缘的偶然，也有人缘的必然，——在一次次师生合作的过程中，白晓刚成为团体氛围中令人放心，令人开心的因子。他好学乐道，经得住夸奖，也经得住“骂”，是个吃得了苦、吞得了怨，敏于接受教益，又善于吸纳经验的有心人。我不怪他的同学抱怨“孙老师对白晓刚特别偏心”，实话实说，壁画系偏爱他的老师可不只是一两个人！

2000年，壁画系、油画系两系研究生一道参加“大西北纪实”社会考察实践，前后计时六个月，行程四万公里，同车人困倦时，每每让他一嗓子崔健的《西北风》嚎出的阵阵兴奋、豪迈之情所感染。白晓刚是山西人，有西北人的狂放野性，也有山西人的精明秀敏，生得一幅好男儿的俊俏相貌，是女生公认的白马王子。重情义、爽爽朗朗的作风中，透着一种文秀气。这种气质，自然流露到他的画作当中。以我的认识，“画如其人”的说法常常会误导观众，但对白晓刚而言倒颇多贴切。晓刚用笔颇多率性，贪图“痛快”、“放任”，喜欢劲疾了当。状态不敏时，漫篇败笔相杀伐，难自收拾；感应兴奋时，通幅妙笔相引发，有超能入妙的大家气度。所以我相信，待其磨去浮躁心态，从静定处留得住激情时——于豪放狂野外炼得出对妙要精当的内控力时，明日之白晓刚，当非复昨日的白晓刚，我乐于有刮目相看的期待。

不久前，晓刚邀我去他新居看画——这是他去年暑假只身山西行时，在父辈当年工作过的老厂房中画的一批油画写生，数量可观地表达出他当其时、当其境中的感动，表现出一种对历史氛围的感应，在大刀阔斧的笔触中，蕴涵着一种对光阴的感怀之情，在淋漓泼洒的酣畅涂染中，潜藏着对岁月历程的感伤。这种观感，让我对晓刚这批作品有了一些刮目相看的动心，着实对他说了些赞赏的话。

自然，晓刚没有无动于心。今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还要再回山西，趁热打铁地再画一批系列的写生，我知道晓刚的女儿还在哺乳期，爱妻曾旭是他的同学，但此行是定不能同行的。我能想象，他将孤雁独飞——在太行山西，在酷暑的黄土高原上和画箱相影、相伴，有点事业是第一生命的信仰。行前某画廊有好事者，看好他今后的行径，邀他返京时办一画展，并筹划出版一本画集，晓刚因此请我作序。是以为序之时，我更盼望晓刚那批新作，相信他会让我有再一次的刮目相看的感动。

2007年  
孙景波于望京方舟苑

## 日子 工厂 老城 黑狗

晓刚的画一直在左冲右突，从我们 2006 年相识持续到现在。他的处境很有他这代中国学院画家的典型性：写实训练过硬，手头功夫好，模仿能力强，他有能力尝试各种画法、构图，有能力对周边环境和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做出反应，作品中什么风格和材料、内容和形式的探索都有，甚至他每天都花些时间不假思索地随性涂画，他似乎无力做出方向的选择。他每一天都在艰难地寻找值得为之而画的题材——在它出现之前，任何新奇的形式和高超的技术都不可能带给艺术家所渴求的成就感。而带给晓刚些许满足的这一批写生创作，对他而言是最直接最熟悉的形式和下意识的技术运用，此时作者的状态像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不用顾虑太多。

晓刚是个还在认真的学院画家，他的思维不太时髦，属于美院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注重整体，坚持绘画形式为内容服务，所以他是画给普通人、大多数人看的，画给外行看的——这是大原则。在绘画为一个明确目的服务的时代，对写实的评判有其固定的标准，符合标准的写实主义绘画应该有利于意义传达的广度和力度。现在的绘画还在沿用同样的眼光，但是服务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在指向不明的情况下，有多少画家还有通过作品说话的愿望？有多少观众还关心画的内容？从“首先要画得好才行”到“只要画得好就行”，作者和观众都满足于一张漂亮的画，写实标准很容易就绝对化了，写实技巧的感染力等同为商业的诱惑力。今天，面对一张写实风格绘画的时候，我想站在被服务人群的立场（而不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不合时宜地问一个与绘画质量无关的“外行”问题：这张画是要表达什么？

《狗·日子》和《黑城记》是对小城镇生活和矿区工作的忠实再现，是很直接、很让人接受不了的一批画。它们是去除了价值评判和价值引导的现实主义，其中赤裸的现实表达了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每天都要面对的生计。晓刚忠实捕捉到的生机勃勃的生活是一种近乎自由的绝望，而忙碌的工作是一种近乎奴役的谋生。

《狗·日子》讲的是街头生活的黑色幽默。写生动态的人群，每一个场景都是稍纵即逝，作者要发挥想象和记忆来组织画面。它们一定是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识的即兴混合，半生不熟，写生加编撰，不同时间点发生的给人以印象的事情都在画面上集中到一起，因此它们注定是能让观者发现故事的场景。愤怒的汽车喇叭响起之前，一只搔首弄姿的狗在马路中央享受片刻的悠闲，狗对人的状态有种影射，人对狗的状态有种羡慕。生活本身是一个歪曲生活的形象，它折射出一个比这里的情况大得多的问号。

矿区的描绘是最绝望的，这是些直接表现人的内心状态的肖像，其中的每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群。下井的工人、技术员、小傻子……表现的是人被残酷环境剥光的样子。在这部分肖像画里，画中人根本懒得理你，他们就像笼中的动物，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心死了。从画中可以看到，无论在哪里，画家观察的视点都被完全无视，他像是一个镜头出现在了僵尸的世界。“卫东”

是个颇凶恶的形象，或许是老板？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身后的狗，狗是画面的中心，观画人出于防范本能会把目光聚焦于它准备攻击的姿势和表情，但是我们看到它被链子拴着，挡在它前面的主人被安排在即将被目光越过的位置，他的皮肉在溶化中。他眼神中的凄凉和朦胧告诉我们他也不是这里的主宰者。他的眼睛躲开了我们，似乎也投向我们身后。烟雾有些卡通地在讲述一个身世，狗的形象和那些并没有完全附在身上的刺青也许是他的一部分。

给这些绝望的形象以救赎感的是同期同地的一批画矿工的水彩。他们被画得像是矿石。这些静态的凝结物充满能量，是光和色彩的宝藏，光彩照人。它们并非写生，而是在一天的写生之后，凭记忆画的。所以有动态的矿工，也有凝固态的矿工。画布上动态的矿工是自然光下的写生，客观呈现矿工在日常状态的疲惫的、无力甚至也无心挣扎的、非人的状态。晚上回到住处画的这些凝固态的矿工形象却是内敛、斑斓、有生命的，是充满人性光辉的画家心里的形象。朴素到极致的偶像有着神灵一般崇高的气质。

《老工厂》是晓刚回到儿时成长环境的一批写生作品。这些画的能量得益于他对那里的环境像对自己身体一样的熟悉以及具有的感情。他连续三年反复回到同一处作画，反复画同样的事物。我们从画中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地方所经历的变化，客观环境的变化之外更为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能看到画家面对客观事物变化时不由自主的情感反应。这是个对画家个人有巨大意义的地方，这里所有的事物维系着他童年的记忆，他对所画对象了如指掌。他说每年回来，很多去年画过的东西就没有了，被淘汰了，被拆掉了。于是我们在画中可以看到逐年变化的情绪，这甚至不一定是画家有意识表现出来的。

比较同一个地方三年的写生，第一年画得怀旧，充满诗意，第二年画家的兴趣从描绘厂房的空间转到描绘干活的人，第三年画中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画家离他的对象越来越近。2007年画《女工》时，画家的视点尚远，是从欣赏的角度去画的。画面很美，手法干净利落到让人想到衣服上的肥皂味儿。衣服的松爽和身体的姿势曲线很有些性感，厂房明亮，空气新鲜，我们可以想象，机器的声音如同节拍，工人可以边干活边相互喊上两句，欢声笑语。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歌颂有所不同的只是人物都是背影，缺乏对表情的刻画。对工人愉快情绪的表达是通过色彩和光线这些纯粹绘画的形式实现的，对大众的口味来说可能过于隐晦和含蓄。这种远观是藏起来偷看的角度，由害臊造成的距离感。晓刚曾跟我讲过，厂里那些女工都是些很糙的娘儿们，说的话他都受不了。像他这种已经离开太久的大学生在那种场合会脸红得说不出话，只剩遭人或调戏或保护的份儿，完全没有做男人的面子。

这一年的写生构图和画法中规中矩，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画风，但并不像现实主义绘画那样正面和富有激情，这些场景是伤感的。现实外面覆盖了对童年的向往，破落的厂房和昏暗的光线里弥漫着悲情的、凄凉的美。零散地有人在工作，是日常的情景，是闭幕的后台，有些萧条，但有条不紊，画面笔法生动，塑造讲究，好似能听到机器规律的节奏，时间是真实的，空间是可以触摸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画家在真实的存在中转悠着选择取景，眼神专注。他处于一个安全的角落，悄悄存在，干活的工人对其视而不见或者没有察觉，画家与对象是相知、有默契的。

2008年再回来，画家离对象的距离一下拉近，昏暗的童年记忆重新亮起来了，同一个厂房现在是开幕的舞台，画中呈现出魔幻的意象。两个暴露在眼前被痛苦折磨的《奴隶雕像》：两根柱子像是两个遍体鳞伤的躯体，正在被施以电刑，痉挛的肌肉，暴起的青筋，滚烫的呼吸。柱子出现在前一年的画中还是场景的一个部分，毫不起眼地融入画面安排之中，现在它暴露在眼前时，样子已经无法辨认，有太多的主观情绪在那里，它已经演变成属性截然不同的生命体。而干活的人逐渐被画成了鬼，画成了幽灵。厂房演变成布景一样的虚构空间，眼前的场景成了一出戏，用背影演的一出戏。那本应该是他的命运，他儿时的伙伴都在那里，子承父业。

画中人物的脸部消失了，没有五官，人成了模型，机器成了活生生的主体，灯光是诡异的，就像是一双双盯着人看的眼睛。那不是欣赏的安全距离而是侵入之后即将被发觉的距离。观画的人能体验到画家的不安，那人随时会转过身来，发现这个视点的存在，画家不再是隐蔽的，他已从藏身之处走出来，处在癫狂入迷的状态。机器的声音在增大，不再规律，开始成为噪音。时间成了一种被剪辑过的片断，变成跳跃式的，不可靠的，非顺序的。眼睛以近乎扫射的速度掠过所有的物体。存在的一切都不再真实，这是睁着眼睛做梦的感受，身体没有知觉，为无法分辨是否醒着而焦虑。随着一次次地回到同一个地方，画面的“镜头”越拉越近，离机器和它的操作者越靠近，聚焦在那个关键的物体，正面接触越来越迫在眉睫，我为什么在看？我在看什么？来不及了，就要结束了。聚焦的这里成为表意的符号，它不再有事实的存在，目光所及处之外的都被切掉、连根拔掉，这里是孤立的建构，在这之外不再有什么。

白晓刚的现实主义就是现场来的实况，没有什么提炼和升华。实况本意是素材，这些画的基调是生理的，是抢出来的、偶然的。真实有时是这样扭曲和颠倒的，超出表达能力，来不及经营。写生可以重新叙述老故事，也可以生出枝节，改变故事的情节。身处信息爆炸的艺术圈，晓刚应该也想从习惯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变一变，但他是个认命的画家，不善批评和旁观，终究没有脱离传承的艰难的处境，无论是有意留下还是无力脱离都是这批作品值得庆幸之处，写实绘画的困难和矛盾在其中真实地存在着。

周翊

2012年4月28日

老  
工  
厂

2006 年暑假，回到老家山西太原看望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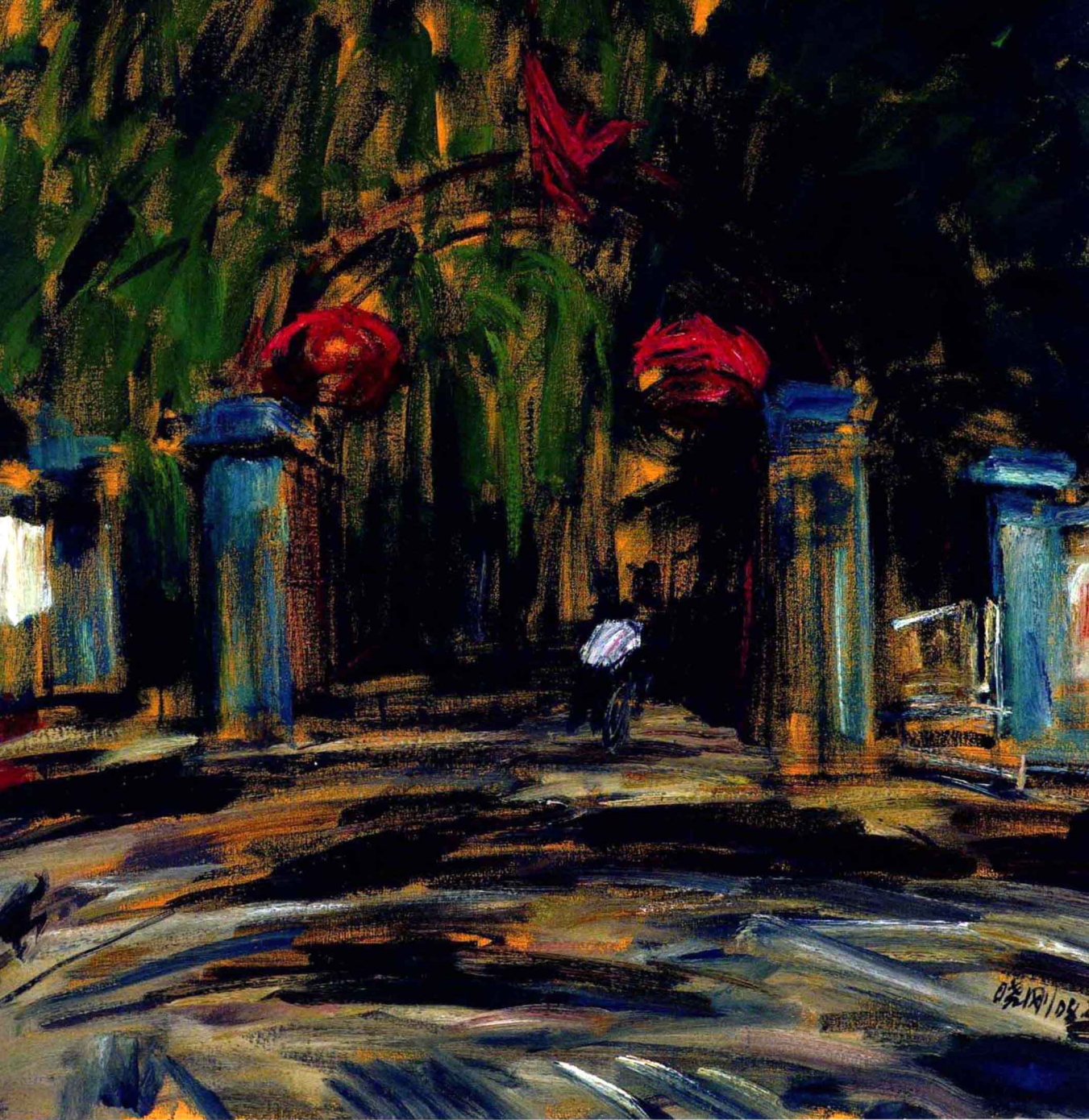
我的老家是山西太原——这是相对于我现在生活的北京说的。我在太原的“老家”是我从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算算有 15 年吧——所生活的父母亲所在工厂的家属院。

厂子原先叫做“山西汽车制造厂”（简称“山汽”），现在改革了，名字变成了“山西汽车贸易集团总公司”。

家属院就在厂区里边，大人几乎都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小孩子都是“山汽”的子弟。厂区里有“子弟小学”和“子弟幼儿园”，玩耍的伙伴和上学的同学都是“根正苗红”的“山汽”子弟，很少有“圈外人”。

1989 年从“老家”搬走后，我再没有回去过，一隔就将近 20 年了。2006 年，我陪父亲回老家家属院，看望老邻居，踏进厂区的大门，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埋在我脑海深底里的儿时记忆醒过来，清晰地跳到眼前。

住了 15 年的“L”形的苏式筒子楼还在，不过外墙上涂了粉绿的颜色，还有依稀的暗红色的“自力更生”的字样。昏暗破旧的楼道还和以前一样，堆满杂物。楼前那棵比三层楼房还高出一截的大槐树还在。记得小时候到了春天会有满树的大串大串雪白的槐花，甜极了。院子里，供所有住户用的唯一的“水龙头”没有了，成了一片水泥地的停车场——那时候我们一到放学就会跑去替父母抢占“水龙头”。



## 厂门

厂区的大门在我印象里是很高大、威严的，铁制的半圆形门拱顶上是顶着一颗大红五星的旗杆，上面挂着五星的国旗，每到国庆或春节，两侧的门柱上会挂起两个大红的灯笼，张出“欢度XX”的横幅。现在，那大红五星生了锈，灯笼是因为奥运会要来了而重新挂上的，红得耀目

## 车间

车间是儿时对小伙伴们来说最具诱惑的去处。因为危险，不许小孩子进去玩耍，所以要偷偷摸摸地混进去，更添了刺激的兴奋。高大的车间里，机器隆隆的声响和昏昏的光线会成为有利的隐蔽条件。不易被人发现，犄角旮旯儿到处可以藏，就算被人发现，也总会有机灵的伙伴眨着眼认真地说“我是XX家的二小子，我家的水管子跑水了，找我爸爸”等等的瞎话。大人一挥手，得以蒙混过关。

车间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宝藏，总可以收获很多“宝贝”。

铮亮的螺丝帽，长短各式的铁钉，白色的陶瓷的电匣，各种形状的铁皮、铁片。泛着五彩光泽的金属屑。最得意的是捡到一件完整的零件，比如带着一圈铜珠的轴承，如果能凑够数量就能做一双“旱冰鞋”，那才“拉风”得紧！我有一次捡到一根长长的铁棍，一端有一个圆圆的铁疙瘩，流光铮亮，拿在手里俨然是《隋唐演义》里大将秦琼的“熟铜宝锏”，着实让伙伴们羡慕。我精心用黑胶布和瓦楞纸做了一个套子，天天拿着舞来舞去，后来被父亲发现，说是我拿了一个大卡车上的挡把子，没收了还了回去，我着实地懊恼了，直到他拿了一个旧方向盘回来，安在一个木箱子上放在楼梯台阶上，让我可以扮演司机开汽车，才算补偿了我的损失。



